



〔美〕 萧 逸



蕭逸著

# 魔法神功

中册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

# 魔法神功

中 册

## 十二

“合作！”上官靖只说了两个字，沉声道：“在下想知道的，黄朋友只要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，就是合作；如果黄朋友有半句虚言，或是想故弄狡猾的话。”黄鼠狼只觉他两道眼光，宛如两柄锋利的长剑，冷芒逼人。

他心头不觉暗暗地发毛，付道：“这小子好精纯的内功，好浓重的杀气，不知他究竟是什么路数？”

一面连忙抱拳道：“不知官少侠要问什么，只要在下知道的，在下自然愿意奉告，决不保留。”

“哈哈！”上官靖忽然大笑一声。

这笑声铿锵如同有物，直震得黄鼠狼两只耳朵嗡嗡作响，吃惊道：“官少侠何故大笑呢？”

上官靖朝他微哂道：“官某说过，黄朋友在官某面前少弄狡猾，官某如果问你的话，若有遗漏之处，黄朋友自然不会说出来的，因此官某并不想问你什么，黄朋友还是自己说出来的好，这样你若有遗漏之处，官某就可以听出来了。”

隐身屋后的竹逸先生听得暗暗点头，付道：“上官老弟这番话，说得极对，让黄鼠狼自己说，确实比他问一句答一句好得多，这样一来，任你黄鼠狼再狡猾，自然也使不出花样来了！”

黄鼠狼作难道：“这要在下从何说起呢？”

上官靖冷峻地道：“黄朋友就从自己说起好了。”

黄鼠狼只得说道：“在下本名黄五郎，江湖朋友开在下的玩笑，叫在下黄鼠狼，是四川唐门的副总管……”

竹逸先生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上官老弟要他报个出身。”

上官靖道：“你没说出身？”

“出身……”黄鼠狼脸上很难堪，勉强说道：“少林逐徒，在下来本是不想说的，在江湖上游荡了些年，蒙二庄主垂青，携回四川，至今已有二十余年。”

“在江湖上游荡了些年”这句话就打了马虎眼，上官靖就没有听得出来，连竹逸先生这样的老江湖，也被蒙混过去了。

上官靖哼道：“黄朋友倒是会避重就轻，应该言归正传，说说如何和白衣圣教勾结的经过了。”

“白衣圣教？”黄鼠狼惶恐地道：“在下并没有和白衣圣教有什么勾结，这叫在下如何说呢？”

“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在下是奉二庄主之命，来接应戚供奉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戚供奉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黄鼠狼道：“在下只知道戚供奉是二庄主的朋友，他是竹逸先生的大师兄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方才来的唐世良，是你们的二庄主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唐纪中呢？在唐门是什么身份？”

“他是二庄主的公子。”

“唐世良父子勾结白衣圣教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“在下只是一个下人，这种事情，在下如何会知道？不过据在下所知，二庄主很少出门，勾结白衣圣教，恐怕并非事实。”

上官靖一手摸着下巴，偏过头去，暗中以“传音入密”朝里首问道：“前辈！还要问他什么吗？”

竹逸也以“传音入密”说道：“咱们没有证据，再问也未必问得出来，老弟放他走好了！”

“好！”上官靖道：“你既然否认和白衣圣教有勾结，那就算了，不过黄朋友最好给我记着，下次发现你真有勾结的话，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了，你带他们走好了！”

黄鼠狼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暗自忖道：“你小子若论江湖经验，比起老子来还可差得远呢！”

他一面向上官靖抱拳道：“在下记着了。”

上官靖站起身，用衣袖朝四个黑衣汉子每人拂了一下，四个黑衣汉子的穴道顿解。

黄鼠狼朝他们喝了一声：“你们随我走！”

首先举步向外走去，四人也急步跟了出去。

李小云一下跳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大哥！看来是唐世良父子勾结碧落山庄，那是不会错了。”

竹逸先生跟着走出，一面笑道：“黄鼠狼为人狡猾，他说的话，也未可全信。”

李小云道：“那为什么放他走呢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咱们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，不放他走，又能把他怎么样？”

李小云朝戚供奉撇撇嘴道：“师父！他怎么打发呢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替他解开穴道，老朽想和



他谈谈。”

上官靖举手朝他肩头一拂，解开了戚供奉的穴道。

戚供奉双目乍睁，看到竹逸先生就站在他面前，不觉嘿然道：“师弟要怎样对付愚兄呢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大师兄，小弟只想问你几句话……”

戚供奉道：“问老夫什么，老夫无可奉告！”

李小云道：“师父要问的话，你不说也不成啊！”

戚供奉凛然道：“你们杀了老夫好了。”

上官靖冷冷地道：“在下看在刘前辈份上，才替你解开穴道的，像你这种丧心病狂的人，根本用不着和你多费唇舌，依了我，早就废去你的武功，还可让你多活几年，也不至再去为虎作伥，危害武林。”

“废去武功”这四个字，果然比用刀架在他的颈子上还要管用，戚供奉听得脸色微变，默然没有作声。

竹逸先生忙道：“官老弟，你和徒儿先到屋后去，还是老朽和敝师兄谈谈，他虽不义，总是老朽的师兄。”

上官靖点头道：“好！我们进去。”

李小云走了两步，回头道：“师父别再上了他的恶当。”

竹逸先生等两人进去之后，拉过一把竹椅，在戚供奉下首坐下，抬目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应该想想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门师兄弟，小弟一向对大师兄十分尊敬，怎么说，你总是奇骸门的人……”

戚供奉截着道：“老夫离去之后，早就不是奇骸门的人了。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大师兄怎么会加入白衣圣教的呢？你可知道所谓白衣圣教，就是昔年危害武林的魔教？”



“魔教？”戚供奉大笑一声道：“哈哈！师弟可知魔教这两个字，乃是自视为名门正派的一些人硬加到人家头上的恶毒名称？白衣圣教乃是佛门一支，主张光明正大，没有系派门户之见，要以毅力战胜黑暗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老夫在奇骸门，连老鬼都瞧不起我，人家却敦聘我当供奉，奉若上宾，以备教主咨询，这样还不够吗？”

“唉！”竹逸先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大师兄！这是他们在利用你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戚供奉道：“他们利用我什么？老鬼认为我没出息，没出息的人，有何利用价值，会受到如此礼遇？好了，老夫不想和你谈这些，人各有志，你还有什么话要问，问完了，老夫就要走了。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大师兄可知白衣圣教教主是谁吗？”

戚供奉道：“老夫不知道。”

竹逸先生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大师兄身为供奉，怎么会不知道他是谁呢？”

戚供奉道：“老夫只见过他两次，如何会知道！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那么唐世良呢，大师兄总和他很熟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戚供奉道：“老夫和他很熟，他是唐门二庄主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他在白衣圣教又是什么地位呢？”

戚供奉道：“唐世良只是老夫的朋友。”

他显然不肯说。

竹逸先生听大师兄的口气，心知他执迷不悟，绝不肯回头的，但不管他听不听，自己和他总是同门师兄弟，劝他的话不听，也总是要劝的。

因此，他轻轻地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我们总是同门师兄弟，大师兄就是听不进去，小弟也非说不可；白衣圣教处心积虑，和武林各大门派为敌，自古以来，邪不胜正，这道理大师兄应该懂……”

“我自然懂。”戚供奉不耐烦地道：“我已经说过，白衣圣教乃是佛门一支，它并不是邪教。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但他们多行不义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。”戚供奉站起身道：“师弟说来说去，还是这几句话，老夫听得烦了，你当你的奇骸门掌门人，我当我的白衣圣教供奉，人各有志，老夫要走了。”

竹逸先生跟着站起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！为人一世，走错一步，终身悔之莫及，小弟希望大师兄好好的想一想。”

“哈哈！”戚供奉走到门口，忽然大笑一声，停步回头道：“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纪，还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？老夫看在和你同门师兄弟的份上，也要告诉你一句话，不接受白衣圣教敦聘，他们只怕未必会放过你，你要多注意才好，老夫言尽于此……”

他举步往外行去。

竹逸先生拱拱手道：“小弟不送了！”

上官靖、李小云从屋后走出。

竹逸先生摇摇头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，唉！大师兄生性倔强，一向就不受别人劝说，不然，当年也不会负气而去，脱离师门了。”

李小云道：“师父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戚继祖，唉！白衣圣教利用他什么呢？”

李小云道：“碧落山庄的人转入地下，一里方圆，岔道

分歧，也许是他设计的了。”

竹逸先生唔了一声，缓缓地道：“不错！先师在日，要大师兄专攻土木之学，大师兄虽志不在此，但也被逼着学过几年，建造地道，那是绰绰有余了。”

李小云问道：“师父懂不懂呢？”

竹逸先生笑道：“当时先师原想把本门两种奇学分传给大师兄和为师二人，继承先师衣钵，大师兄负气出走，为师对土木之学，纵然小时候没有学过，但这两门学问，载在‘奇骸经’，为师是奇骸门的掌门人，书总是看过的。”

李小云道：“师父那就快些走了，大家在等着你老人家呢！”

“好吧！”竹逸先生道：“这一来，为师的真的和大师兄作对了！”

李小云哼道：“他此来的目的，大概也是为了怕师父知道地道秘密，所以要师父归顺白衣圣教，不归顺他们，就把你老人家毒毙，以绝后患，师父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为师并不是有什么顾虑，只是大师兄……”

李小云道：“这人已无药可救，师父还理他作甚？”

三人走出大门，竹逸先生关上了门，又移了几盆花，和一些锄头、扁担之类的东西，横七竖八的放置到门口。

李小云道：“师父！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竹逸先生笑而不答，接着走出竹篱，竹逸先生又在附近捡了一些竹根、石块，疏疏朗朗的散置在门口，一面朝两人含笑道：“上官老弟，你们走在前面，老朽还有一些事。”

上官靖和李小云依言走在前面，穿行竹林，回头看去。

竹逸先生在竹林中转来转去，每走几步，就俯下身去，

好像在地上拣着些石块，东移西移的。

李小云笑道：“师父大概在布置什么奇门阵法了，这些竹根木石，真会管用吗？”

上官靖道：“不管用，刘前辈何用这么费事？要知奇门阵法，出自易经，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，你若是不信，这片松林，进去了只怕再也走不出来呢！”

李小云道：“真有这样神奇，那师父为什么不教我呢？”

上官靖笑道：“如果不神奇，还叫奇门吗？你拜师不过几天而已，既是刘前辈唯一的传人，还怕刘前辈会不传授给你吗？”

李小云喜孜孜地道：“这回师父到碧落山庄去，我就要师父教我。”

正说之间，竹逸先生已从竹林中走出，含笑问道：“徒弟！看你这么高兴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李小云道：“大哥说师父在竹林中布了奇门阵法，什么人也走不进去，这回师父到碧落山庄中，有的是时间，师父就可以教徒弟了。”

竹逸先生笑道：“你年纪还小，只知新奇，要知这门学问，极为深奥，初学的时候，只怕你会感到枯燥无味，没有耐心，那就学不会了。”

李小云道：“不会的，师父，你一定要教给我。”

三人沿溪而行，走没多远，只见一个身穿缙衣的老尼迎面而来。

这条路只通竹逸先生的竹声，别无去处，这缙衣老尼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

竹逸先生不觉放缓脚步，悄声道：“这老尼不知又有什

么事？”

李小云问道：“师父认识她吗？”

竹逸先生道：“为师并不认识，但此人身手极高……”

双方一来一往，很快就遇上了。

缙衣老尼脚下一停，双目湛然，打量着上官靖、李小云两人，合掌问道：“二位小施主，不知那一位是宫飞鹏宫小施主？”

上官靖问道：“老师父要找宫飞鹏有什么事吗？”

缙衣老尼目光直注上官靖，问道：“你就是化名宫飞鹏的南官靖了？”

上官靖拱拱手道：“在下上官靖，从前确是叫南官靖，不知老师父有何见教？”

缙衣老尼道：“好哇！南官靖，你害得小徒好苦，老尼今天总算找到你了，还不快跟老尼去？”

上官靖道：“在下和老师父并不相识，怎么会害了令徒，老师父莫非认错了人？”

缙衣老尼脸色一沉，哼道：“你不是就叫南官靖吗？老尼怎么会认错人？方才要不是无意听到有人说起你宫飞鹏就是南官靖，老尼还找不到你呢，你走是不走？”

李小云跨上一步，正待开口，竹逸先生以目示意，要她不要作声，然后拱拱手道：“老师太请了，你找上官老弟，总得先把话说清楚了”

缙衣老尼道：“你就是人称竹逸先生的刘施主了。”

竹逸先生拱手道：“不敢！在下还没有请教老师太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缙衣老尼冷冷地道：“老尼没有法号！”

一面又朝上官靖不耐烦道：“南宫靖！你随老尼走吧！”

上官靖眼看竹逸先生碰了她一个钉子，心想：“这老尼怎地如此不通人情？”

一面笑着道：“老师父要在下跟你去可以，但你总该明白的告诉在下，究竟有什么事呀？”

缙衣老尼道：“你去了自会明白！”

上官靖道：“老师父不肯说，那在下恕难从命……”

缙衣老尼双目寒芒暴射，冷然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上官靖道：“在下既不认识令徒，何用随老师父去呢？”

“好个忘恩负义的小子！”缙衣老尼怒声道：“老尼说出来了，你想不去成吗？”

上官靖大笑道：“怎么不成？”

缙衣老尼沉声道：“看来老尼只好把你擒回去了。”

李小云憋了多时，这时实在忍不住了，冷哼道：“你能把大哥怎样？”

缙衣老尼突然右手一抬，闪电般朝上官靖左手抓来！

上官靖没有闪躲，左手三个指尖反向对方手腕拈去。

这一下双方出手可说奇快无比，缙衣老尼一把扣住上官靖脉腕，上官靖三个指头也拈住了对方脉门。

这一瞬间，上官靖但觉对方扣住自己脉腕的手竟然冰冷如铁，有若一道铁箍，若非自己练成佛、道三种旷世绝学，早就全身酸麻，用不上力气了。

自己三个指头也拈上对方手腕，也感到冰冷如铁，心中暗暗奇怪，忖道：“难道她会是铁手？”

缙衣老尼虽然一把扣住了上官靖的脉腕，但她的脉腕也同时被上官靖三个指头拈住，她瘦削冷峻的脸上忽然飞过一

丝诧异的神色，目注上官靖，问道：“拈花手？你是不灭和尚的什么人？”

随着五指一松，放开了上官靖的手腕。

上官靖听她说出师父的名号，那自然是师父的熟人了，也慌忙三指一收，抱拳道：“老师父说的，正是家师。”

缁衣老尼沉哼道：“你师父果然调教出一个好徒弟！”

上官靖道：“老师父认识家师吗？”

缁衣老尼又哼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认不认识萧临川？”

上官靖躬身道：“萧师叔在下自然认得，他老人家也时常指点在下武功。”

缁衣老尼问道：“你师父没和你提起过老尼？”

上官靖道：“在下没听家师说过。”

缁衣老尼点点头道：“你师父不会跟你说这些的。”

她神色渐霁，接着又道：“你既是不灭和尚的徒弟，那就更非跟老尼去不可？”

上官靖虽然不知老尼来历，但听她的口气，一定和师父、萧师叔极熟，这就恭敬地，说道：“在下虽不知令徒是谁，但老师父既然认识家师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，就跟老师父去好了。”

缁衣老尼又朝竹逸先生道：“二位也不妨一起去。”

竹逸先生听她提到天杀星萧临川，不觉心中一动，顿时想起一个人来，连忙拱手道：“老师太见邀，刘某自当同行。”

缁衣老尼没有再说什么，转个身走在前面，上官靖则跟在她的身后走去。

竹逸先生在路上以“传音入密”的声音道：“徒儿！你



大哥的事自可由你大哥自己处理，这位老师太以难缠出名，你切莫招惹她。”

李小云只得点点头。

但她心中却暗暗付道：“连黄云妖怪都奈何不了大哥，还和大哥结为兄弟，这老尼难道比黄云妖怪还厉害吗？”

前面的缙衣老尼一直没有再说话，她领着三人，由八公山向东，一路举步如飞，上官靖和竹逸先生跟在后面，自然不会很吃力。

但是，李小云是女孩儿家，内力较为弱，这一阵功夫，已经跑得气喘心跳，连粉额上都有了汗水。

总算路程并不太远，就已到一座小山脚下，缙衣老尼循着石条铺成的山径，缓缓往上行去。

竹逸先生看得暗暗惊诧，自己在八公山住了几十年，却想不到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的一座小山上，却隐居了这样一位昔年名震黑白两道的高人，自己竟然一无所知！

小山当然不会很高，半山腰上，一片疏林间，却有一座看不起眼的小庙，你不走到近处，是不会发现的。

山门上一方横匾，写着“桂花庵”三个字，风雨剥落，也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得清楚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缙衣老尼没和三人打招呼，推门而入，三人跟着走入，竹逸先生示意李小云要把门掩上。

李小云会意地点了点头。

进入山门，就是一座弥勒佛的神龛，转过神龛，是一个小天井，天井中间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小天井。

大概这“桂花庵”三个字，就是因为这棵桂花树而来的。

## 十 三

缙衣老尼刚踏上大殿前面的石阶，只见从殿上迎出一名佛婆，合掌说道：“老师父回来了。”

缙衣老尼只“唔！”了一声，转身往里就走。

缙衣老尼这才转身过来，朝竹逸先生抬抬手，道：“刘施主请坐。”

竹逸先生连忙拱手道：“老师太不用客气。”

缙衣老尼朝上官靖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小施主已经到了小庵，可以把面具取下来了吗？”

上官靖只好依言从脸上揭下面具。

缙衣老尼不觉又看了他一眼，还没开口，只听神龛后面响起了一个娇脆的少女声音叫道：“师父回来了？”

像一阵风般闪出一个一身青布衣褶的长发少女来。

缙衣老尼本来尖瘦冷漠的脸上，刹时间有了慈祥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徒儿！你看谁来了呢？”

青衣少女迎着缙衣老尼出来的人，蓦地一呆，她才看到和师父同来的还有三个客人，再听老尼这一说，她一双明澈如水的目光一下落到上官靖的脸上，不禁惊喜地道：“会是大哥，真是大哥来了！”

这一瞬间，她几乎是在梦中，僵立下来，清瘦的脸颊上，忽然挂上了两行如断线珍珠的泪水。

上官靖给她的这句“大哥！”叫得愣住了。

这青衣少女脸色苍白清瘦，但更显得楚楚动人，只是依稀之间，似曾相识，却又想不起在那里见过？